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藏書



自警編卷之三

齊家類

孝友

如魏族

教子孫

孝友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自警編卷之三

徐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嘗或不獲即奔走闔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捐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其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更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不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

蘇丞相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

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
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

尚書許公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
相讓不受久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
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會郊社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
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爲學士擬封不久矣
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
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
沅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
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爲學士
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陳忠肅公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
居喪毀瘠如禮廬墻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
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
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
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

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感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

自編卷三

三

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已壞喻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拆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紙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元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虧其母改適河陽錢氏

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
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婦
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
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貧用稍
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
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仍皆為之婚嫁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
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自註編卷三

四

蔡忠惠公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
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
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
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為人歟乃
亦若鶩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
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
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筴之事返風起木
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
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
尚不能况不勸乎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忠定公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
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而望何踈結髮之情
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願望就
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杭州圖書館

教子孫

榮陽呂公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中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鸞規矩。甫十歲，邗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教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年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

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
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日書中言欲
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庶何得買
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
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
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
家書也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
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
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

自警編卷三

七

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
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
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詞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
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位試一府事無巨細皆
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
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昌稟祿將何
報國必欲捷之衆實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
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盜者不得
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塋於大塋之中不從吾

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卅字又云仰珙刻石暨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蕭之子也

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黃曾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夫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執從維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

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

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
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
乘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齋昭敬奉斌
之為人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
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
吾之所取也

胡安定治家志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
婦必須不葺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
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

執婦道

自警編卷之三

九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
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
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
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
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
而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眼親族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
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
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
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
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
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
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

自擊編卷三

二

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
孫賢令至今舉公之法不敢廢弛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蘇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十疋令
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仕仕為我助喜我何以
報之哉

呂正獻公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宦
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為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
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

之

程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
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
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
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
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
義人以為難

吳文肅公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千
萬買田號曰義庄以賑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
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嗚呼可謂篤義者
子矣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
人養育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
終子有褐衣未命者進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
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
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
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宮出
蒸資喪事得以無乏

劉蒼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

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一府
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劉公於初仕家無餘貲

能力爲之士君子尤以爲難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爲立後官之
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
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爲置義
庄

居處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
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
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
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
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
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
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世且無幾乃

自錄嘉祐卷三

十四

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
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
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
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
言毋以爲慮

橫渠先生言嘗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
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
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
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

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
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此無地起樓臺又
上即位此使勛宴兩府預坐此使歷砌坐中問譯
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
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
南夏非久即還

楊尚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
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
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望秋風秋草

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頗垣
壞壁公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
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
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
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勛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
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頁一年
繕完一生朝暮下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右卧而逝時
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獲行之報也

真宗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
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
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自警編卷之三終

自警編卷之四

接物類

交際 厚德

君子小人相附 報德不報怨

樂善 濟難

教育

交際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范文正公讚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

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權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悉鞠大失望於是不復異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薊同學舍疑旣貴元亮猶蹉跎場屋羣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韓忠獻公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
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
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
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
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

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昺臣在
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昺臣求
聞達於朝廷昺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
京妻謁昺臣妻取別昺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
召昺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
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
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君子小人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頂是得佗箇窟窿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董猶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嘗言天子無職事惟辯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羽于岐嶷輟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自寧編卷之四

四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

毋受之未嘗形于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徐節孝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
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
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
母惡之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
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
善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
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自學書編卷之四

曾宣靜公爲翰林學士未識趙清獻公而以臺官薦
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清獻鐵
面御史其言常款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
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
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
不厭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入爲

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厚曰

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厚曰可令分

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

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悖責安禮曰左承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劉忠肅公既對面賜褒論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上意嚮納劉大諫序公文集云神宗而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品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因上論極論其畧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

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陛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謹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

唯陛下力行之而已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乎自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言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哉

自錄編卷之四

七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為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吳奎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悻

樂善

韓魏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晏元獻公爲人剛直過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知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文正孔中丞等皆出其門

鄒侍郎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款收而取之

呂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

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夏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

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甚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惟日不足者歟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奪也司馬文正對賓客無間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舊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教育

安定胡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彛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彛爲高第九綱紀於學者彛之力爲多熙寧三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彛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阜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

自警編卷之四

十

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直學士院陳公歷知儂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
弟於學或讒之於判府富文忠公謂其誘邑子以
資過咨文忠公疑焉人勸陳公毀學舍以塞謗不
從而講說不少懈文忠公益竒之平生以道德教
育天下英才爲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
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
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
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已爲臨下
之範也學古爲修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
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

自徑爲卷四

二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
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
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
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
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
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
賦必先自爲之歆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
者率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
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

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孫泰山先生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友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獲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曾人旣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

自敬編卷四

十一

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处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竇諫議爲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旅寒之士貧無供

湏者公咸爲出之無間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
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九四方之士由公之門
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存扶公
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報
其遺德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
來大小學廢興自公始

厚德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鎔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自駁編卷四

十四

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王文正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

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撻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絕以法也

韓忠獻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陳文惠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

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議者或咎其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謂見王沂公延於便坐
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
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
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
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
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
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
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方諫議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
士大夫書多千請闢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
長者

自警編卷四

文

蘇丞相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人以事
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
迹書劄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爲是哉在潁州日
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
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
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
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
守得以善罷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下萬
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群小斐然
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
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
之謀有不減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乃非之
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

司門郎中王繕注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叅
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叅軍家貧食衆祿俸不
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曾御下
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

自敘補卷四

七

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
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
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
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
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
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
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
狀其功過奏曰有魯姓名時魯已叅大政立殿中
仁廟自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
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

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在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闕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荅上作色曰巨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上重荅言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真其或

自歐陽編卷之四

十八

慘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倉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徵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之

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

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幸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誦乎

曹武惠王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自警編卷之四

九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允詳謹不欲遽旣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頂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允指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韓魏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以與人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盃會

夜午臺官論之揚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遂
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
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
得往也太平無象乎上意遂釋

蔡忠惠公嘗飲食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
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公即
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李文靖公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
論說短長附己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
同爲制誥聞其拜叅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

白雲齋集卷之四

下

云呂叅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叅政以酒失爲少監
辛叅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新任失旨退
歸兩省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
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
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
短四人乎終爲相且不復用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虔州職官諸本州曹掾姦
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職官
慙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諸
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諸毀而人服其不

可欺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請政府王文正公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授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特隔截天下進士陳皇懼而退

蘇丞相之孫曰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多涉刻薄爲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直郎知無爲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復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君貺未三十爲御史丞緣進奏院事終躬軾軻不復大用陷於剋薄可不

謹哉

自錄編卷四

五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擿官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九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

重行謫罰被奏之人移於隣部以相回避仍令班
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爲然令審刑
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内有不
合書罪顯涉捃拾者仰奏勘干繫官吏自是少敢
以喜怒憎愛羅織官吏

張文定公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
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
文定晚年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
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
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

自卷編卷四

三

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歎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
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
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
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爾事我日久今予汝錢
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
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
拜而去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
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
爾數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故曰

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堂延名儒以掖之子及姪傑劬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張知嘗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自警編卷之四

五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幡騎御滿野如守土之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

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縗以主婚然而裕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女範堅白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其二親後歸京聞之論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爲商于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又還鄉人愈薄之前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荅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

已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爲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疋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自滌陽與其元孫質夫縣丞同舟入雪川得聞其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錄其事鑄之以戒子孫當以高祖之心爲心在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已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竇諫議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塔側拾

自藏書編卷四

五

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林積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即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送其背揭簾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

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口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款
貨則無有急浚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邕見其榜
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俱在然不可
但取可投牒府中黨恣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
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
使積款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
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
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
章郇公得彖相又以諫官歐陽文忠公余襄公上

疏罷夏竦樞密使他升拜不一是時石徂徠為
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
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諍之句頌
出泰山孫復謂石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竦議
起石在指名遂罷監事謫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
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石學
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比走胡矣尋
有旨緇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
史發石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
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石果北走則雖拏戮不足

以爲酷萬一石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夷簡曰石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棺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石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殮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諫之譖尋有旨放石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長者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曹武惠王討蜀初成都獲婦女者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

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
老子謂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
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媵女也先是媵老以一
女爲托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父弟媵卒泰
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
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
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
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
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
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自警言編卷之四

天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
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訂一媪浣衣喜
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媪云昔良人守官邊寨
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于今夫既喪無以自
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媪曰流
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
與他族曰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間耶媪泣下
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媪各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

鎮遂畢其禮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育

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
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君
視事歸見于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鍾
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毬窩道
我戲劇歲久矣而穴窺未改也鍾離君曰而父何
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不幸與母俱亡無
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爲已女今
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
儻問之復客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
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
而得前令之女吾憐之義不可久留當憐吾女之
倉篋先求壻嫁之女更俟一年別爲女營嫁資以
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君
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輿
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報德不報怨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曹武惠王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知開

自後編卷之四

三

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文正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

念耶

唐質肅公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

叱唐公下殿詔送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
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
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
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
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
復言唐介項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
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
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潞公之
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其臺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

自肇編卷四

五

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
坐奪一官至是又辯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
人以此益賢之

至和中范文忠公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
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之於
上且曰陛下問趙扑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
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
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
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
以私害公

吳正肅公初尹開封范文正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
文正公忤旣而文正公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任
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萊公素惡
之遂除知吉州及萊公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
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萊公三從易以故相
禮敬之言者爲慙

張文節知白初叅知政事爲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
南京欽若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
厚

自登編卷四

三

楊侍郎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
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
之計諫官歐陽文忠公蔡忠惠公文章劾奏偕職
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
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州而忠惠公謁
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蔡
嘗以公詆我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
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
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

章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
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
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
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本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
人

陳忠肅公旣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械以私
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械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
爲公報忿蓋公貶台州石械窘辱百端迫脅累矣
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
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械亦沾親械屬宰求館

自登言編卷之四

三

舍宰以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
郵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械聞
其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
之益爾非欲以報德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
爲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敦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
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
院李昭言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
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
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

庫鎮將者部川緝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婦其盛德如此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比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荅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文正公事得罪于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

自敬齋編卷之四

七

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文正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文正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其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范文正公年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

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爲塋之
歲別爲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三人

王章惠公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執而入
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
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歐之王遂去明
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
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
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塋
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爲叅知政事奏務均敏練
使務均亦改行自脩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
也如此

哲宗親政呂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
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
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
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
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
畏首叛汲公九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原叔曰趙康靖公與歐陽文忠公同在館及同修
起居注康靖性厚重寡言文忠意輕之及文忠除
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康靖爲不文乃除天

章閣待制康靖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文忠甥嫁爲文忠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文忠文忠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沆者皆故文致文忠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康靖乃上書言文忠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汚蟻臣與脩啖所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康靖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康靖亦澹然如平日久之文忠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

執政私曉譬康靖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康靖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叶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政惠卿事荆公如父子荆公羅相惠卿故代荆公恐其復來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九可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革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關其

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零夢時已病坐此
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
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
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後果然



范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

自營編卷之四

三

縑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撫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遺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曰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頓楮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

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船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且舟

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

竇諫議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旣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

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沈同登進士第

彭尚書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舛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帝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疎戚與交故舊之孫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爲直其寃于朝仍

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薛簡肅公爲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

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故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戩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翫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晤曰不意君之厚贖小入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

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江唐翰墨齋錄載
王水相會事同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文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其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

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
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及二女皆長延嗣
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
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
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
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
郎中戚維之子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鼎之子
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先生爲之作傳以
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
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

自警編卷之五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處患難 休政

恬退

出處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出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

迹

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爲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勵風

自警編卷之五

俗知蘇公子容又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仕止又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登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則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

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蟻
蟻過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嘗上殿進
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
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
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
家往往鑄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
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
其故曰入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

自登編卷五

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
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
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
如此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
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柱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
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黷以鄙文冠天下而
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黷爲不足魁
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

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恠焉賈爲之嘆服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文正公遠貶三峽後元昊交范起爲環慶帥辟公掌錢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誌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

自錄編卷五

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肯爲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蜀郡范忠文公在許范太史公謁告省觀上遣使宣

問賜金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齎賜忠文公初

朝廷旣相溫公申公詔起忠文公欲以門下侍郎

處之忠文公以書問出處於太史公以謂不當起

忠文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君

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言云此亦欲出矣

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太史公第行

自盛
統朱之五

四

杭州圖書館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有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小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

自發編卷之五

五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謂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感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范太史公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己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東陽胡百能政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敬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以復來固好第亦須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旣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此之彼彼亦有不交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

則無義無命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矣若做不得
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
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
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
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
爲臧倉所毀不遇魯候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
蓋知命也

劉執中日謁魯魯公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
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彛曰

自登編卷之五

七

士之淹速拙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
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
天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
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
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
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三疏力詆王文公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
仕疏九三上聞者皆爲公懼文公怒公落翰林學

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蔽公既得謝蘇文忠公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秘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

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自發編卷之五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未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

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丞相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陸贄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頊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宋除改朴詣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爲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爲穀能知人朴能薦士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

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

氣不折挫

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致溫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

顏氏家訓

自登編卷五

十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郟州判官
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
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就以美官惟
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
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
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起處
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齎勅就三司授之
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勅於
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威除
復申前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

辭官矣

自發言編卷之五

上

呂正獻公既中第詔序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
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
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
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類氏之節時
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

獨被褒詔

范忠文公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修敕薛簡肅
公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

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泰名之首者
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雉考較在下天子必擢實上
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
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
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別訖
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舊風
遂絕後叅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霞
字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爲入聲謂景仁
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
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
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
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及汲於進取
特除直秘閣

至道初呂文穆公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
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
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
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
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
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

自聲言續卷五

十一

士大夫遭時得位當其榮顯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訟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兼錄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

自警編卷之五

十一

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李瑞明辯疑謂非是

呂許公聞包拯之才歎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處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待制王公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頰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持國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

政不就弑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潞公宋祥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轉運黃虞部好舉特才之士張忠定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者若舉之則志氣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若舉之必能輕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

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意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遣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

備滯於筮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異
元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太史
同編修供職秘書特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
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
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
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故家人不見其喜
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
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
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

爲不可

自錄編卷五

五

呂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
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
年不自引求去

范忠宣公作相其子子夷

名正平第七子

當入遠公欲以恩

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
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韓魏公言范文正公起居舍人尹公畏王沂公尹公
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
延年例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列

耶尹公終身以爲愧

自然齋卷之五

六

香館

北

處患難

患難卽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焉
困羸里而演易若無羸里也孔子困陳蔡而弦歌
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
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
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
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
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
謹慎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
嘉嘆不已

白雲編卷之五

七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
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
公不爲動亦未嘗忿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
賢脩身行已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
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

唐質肅公旣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
師中待制一篇最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
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
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公至神宗朝果大用

官至執政時人以爲詩識之驗

魯公以罷政言略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
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
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肇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
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
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
柱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
坐卧其中君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
如也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變

自發編卷之五

六

所侮曾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
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竈又率衆爲大橋以
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
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
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儼官屋以庇風雨有
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瓦以
助之爲室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蘇子由崇寧中居穎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

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
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
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羸金公曰
驢患不遺舊交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
膏以適已爲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

安者

自警編卷之五

十九

張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埽軌動止有則談
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
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
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
居士

張忠獻公念秦檜欺君誣國使災異數見彗出四方
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
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
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

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吝不言而召陛下至再三公
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
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
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
預備倉猝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
逸篇具劄子爲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
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
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主福勤則
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饒之於石家傳人誦焉
二十年九月移求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
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
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
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彊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閒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荅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

自警編卷之五

五

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雜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羞之

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
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此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
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
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
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東表求退遂以司
徒致仕

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
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
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

皇朝編卷五

三

十

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
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
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
在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
樂耶則景仁所失其心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
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
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
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
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
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
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吏忘情於軒冕耶張乖
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
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
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
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矣予
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
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者異
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銜以謂養廉取
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羨希朝廷
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其時

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主以爲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聳不去饑烏臺上禁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曰樂天九老會乃集潞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潞中風俗尚齒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奂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帶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

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御名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奂自暮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九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髯眉皓白衣

冠其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九三人曰退傳張公仕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青雲岐路遊將通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杭州圖書館